



野菜清香

□祝绘涛

周末，天气正好，温暖的阳光驱散了深秋的寒意，照着金黄的白果树，勾勒出远山淡蓝的影子。

我兴致勃勃地对先生说：“走，挖野菜去！”先生疑惑地望着我：“这个季节有野菜？”“有啊，秋冬交替时节，阳光煦暖，好多野菜都生长起来了。”我笑着回他。

先生半信半疑与我一道驱车进山。一路上，一丛丛红火棘、漫山遍野的野菊花，柿子树上挂着红透了的柿果，柑橘树上结满了沉甸甸黄澄澄的柑橘……秋天的田野美得像一个童话。

在一个向阳的地方，我们停了车。挎着篮子，拿着小刀，走向洒满阳光的田野。一片芥菜沐浴在秋阳下，舒展着碧绿的叶片，轻轻撩起芥菜叶，几棵嫩绿的苦苣菜正不声不响地躲在下面。何须用小刀，只轻轻一掐，几棵苦苣菜就躺在了我的掌心。触手的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了它们的脆嫩。这苦苣菜，拂过晨风，吸过雨露，把大山的灵气化作了自身的精华。我们继续在那一片芥菜下翻找，一棵棵苦苣菜渐次露出纤秀身影，也一一纳入手中的篮里。在没有芥菜庇护的田地，我们也发现了苦苣菜，这些无所依傍的苦苣菜，紧紧贴着地面生长，仿佛在聆听大地母亲的心跳。长满锯齿的修长叶片，向四周发散出去，就像绣在大地上的花朵。这时用手掐就不行了，用小刀轻轻一剜，“花朵”便离开大地的怀抱，落入小篮之中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我们就收获了大半篮苦苣菜。

离开时，惊喜地发现不远处居然还长着一片荠菜。记得初中时学过一篇课文，那是张洁写的《挖荠菜》，我也第一次知道了叫荠菜的这种野菜。这显然不是荠菜生长最旺的季节，那片荠菜还不够肥美，形体比苦苣菜小多了，但也有几株性子急的，匆匆开出星星点点的小白花。我们一阵忙活，大捧荠菜装入篮子。

那天是个丰收的日子，我们在坡上还采到了野油菜、紫花地丁。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，我们放下了疲劳、烦恼和牵挂，野菜的清香、泥土的气息、山风的清爽，化作了季节交替的诗意图之美。

那天回家，我做了荠菜饺子、紫花地丁炒蛋、凉拌苦苣菜和野油菜，享受了一顿别有风味的野菜宴。先生吃后赞不绝口，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么认识这些野菜呢？”我微微一笑：“一半是母亲教给我的生存技巧，一半是来自书中的智慧。”是啊，在那过去的岁月，当蔬菜不足时，母亲总带我们走向田野，侧耳根、蒲公英、野山七、柴胡叶、桑树芽……清贫的日子，坚韧的母亲把野菜变成盘中佳肴，变成旧木桌上的欢声笑语。后来，我就喜欢上了野菜，总希望自己能像母亲一样，让平凡的日子增添温润的细节，在单调的生活中注入新奇与盼望，让儿时野菜的清香，沉淀为生命中不会忘却的美好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乡村弹花匠

□王小平

“嘭……嘭……”三短一长，从前的乡村晨雾里，只要这声音飘过来，老人就会拍着孩子的肩膀，说：“弹花匠来了，该弹新棉絮了。”

弹花匠，老辈人喊“弹匠”。这门手艺，元代王祯在《农书·农器·纩絮门》中记载过：“以竹为弓，长可四尺，牵弦以弹棉。”算到今天，700多年的时光里，它硬是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被窝。在民间“九佬十八匠”的行当里，弹花匠也占着实实在在的位置，靠的就是手上那点“将棉变云”的真功夫。

秋风乍起时，风里带着凉，弹花匠就背着行头走村串巷了。他的家当不多，却一样都少不得：楠竹做的绷弓要选老料，韧劲要能经得住千锤百敲；绷锤要蒙上三层厚布，敲弦时才不会绷断那根细弦；荆竹编成的“连子”（方言称谓）要编得密，不然压棉时要漏绒；还有那块沉甸甸的木云盘，底面磨得光滑，是最后“定型”的关键。

20世纪80年代前，无论城乡，老百姓对弹花匠的需求极大。新棉收下后，家里若有待嫁女儿，必早早请来弹花匠——嫁妆里非得备上几床新弹的棉被不可。陪嫁棉絮的数量，从六床到十二床不等。条件好的，制十二床，取“月月暖”的意思；条件差一点的，至少也要制六床，取“六六大顺”之意。好事成双，是中国数千年未变的吉庆讲究。

弹匠上门，不用特意去找桌子，卸下两扇门板，用长凳支起，便是工作台。把雪白的棉花铺上去，弹匠师傅先在腰间系一根三四指宽的皮带，将楠竹背弓固定好，再把背弓上部连着的那根绳索从肩头斜拉过来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弹匠师傅左手持弓柄，右手握绷锤，有节奏地敲击弓弦。弦振棉起，絮花飞扬，原本结团的棉花渐渐蓬松、柔软如云。

那一双看似寻常的手，仿佛拥有魔力，仅凭一锤一弦，竟能将散乱的棉花整理成一床方方正正的棉絮。之后用荆竹“连子”稍加压实，两面牵上网线，再以红线勾出花格，拼出“囍”字、鸳鸯等吉祥图案。最后一道工序，是站在云盘上把它压紧压实。

最让孩子们围着看的，就是弹匠师傅踩云盘“扭秧歌”的场面——他凭腿部发力带动全身，双手自然摆动，云盘随之东西南北来回移动。这一步最考验真功夫，棉被压得实不实、耐不耐用，全看这一场“舞”跳得好不好。

弹棉花不仅是力气活，也是脏活。棉絮飞扬时，弹匠师傅很快全身雪白，连眉发都染成了银丝，活像一位圣诞老人，灰尘也随之钻入口鼻。旧棉重弹，灰尘更重，因此很多老师傅都落下了硅肺的病根。

后来，腈纶被、九孔被等新式被褥兴起，弹匠的市场日渐萎缩。但仍有许多人偏爱棉被的踏实与温暖，那是化纤无法替代的体贴。

如今，弹花机已遍布城乡，响彻街巷的，再不是那舒缓如歌的“嘭嘭”声，而是千篇一律的机器轰鸣。走村串户的弹花匠，渐渐消失于岁月之中。

那个曾经温暖我们无数个冬夜的职业，如今，大概也只能在梦里重逢了——梦里还是雪白的棉絮飞，还有老师傅踩着云盘，“扭”着慢悠悠的秧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触摸生活的颗粒

□谢子清

周末陪女儿上培训班，无意间看到补习机构公示栏张贴着10多份问卷调查表，主题是关于母亲的，设了4个问题，简单而直接，一个答案好似一扇窗。我想知道孩子们如何作答，于是好奇地细读起来。

第一个问题：妈妈最爱的食物？

一个走心的孩子一口气写下了豆芽、肥肠、土豆、青菜、苦瓜，若有空间，或许他还会列出更多。估计这位妈妈胃口好、不挑食，耳濡目染下，让孩子面对“最爱”的提问时脑海中奔涌出无数青青绿绿的食物。

答案难免“如有雷同、纯属巧合”，很多孩子同时写下了火锅和榴莲，看来地域和文化真的会驯服口味、刷新胃口。其中最富有暖意的是“外公做的巴沙鱼”，短短的文字画面感十足，让人轻易浮想起城市一隅、暖灯一盏，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美食鱼发出无声的招呼，一家人渐次围上饭桌，日子的流水声滴滴答答。

第二个问题：妈妈的兴趣爱好？

答案透视着生活、呈现出百态，排在前面的依次是玩手机、打麻将、看电视，难怪遍地都是“低头族”，难怪麻将机的洗牌声把日子的缝隙塞得密密实实的。填“做运动”“打羽毛球”的有两位，还是那位“巴沙鱼”同学，回答得高大上档次——国画与书法。

第三个问题：妈妈的愿望？

“买一个大房子”，实用！“让我成为一个很棒的人”，哲理！“希望我快乐长

大，每天无忧无虑”，爱心满满！试问多少妈妈曾许下过这样的心愿呢？“去南极看企鹅”，吐气扬眉！新时代的旅游必须玩出新潮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：妈妈的生日。

“1月22日”“10月19日”“农历八月初一”……每一个日子都有AB面，A面普普通通，B面独一无二。难得这么多的孩子清晰记得自己妈妈的生日，甚至能区分出是新历还是农历。但也有3份答案显得真实而直白：“不知道”。

忘记妈妈的生日，多少会有一丝难堪吧？或许也曾抓耳挠腮、冥思苦想，可记忆的纸张反盖着，没有风吹过来替他们翻开那一串数字。

这样的尴尬，成人也是有的。我在单位干行政服务工作，一年四季皆是旺季！不惑之年后常常迷惑，三天两头忙而忘事。这不，刚加了几天班，就堂而皇之把老妈的生日遗忘了，生日礼物、暖心祝福统统抛到九霄云外。星期天跑去蹭饭，隐隐约约感觉她老人家略有不快。饭后赶紧向二姐求助：“我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老妈了？”二姐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老妈过生日你送的啥？”原来如此！当即让一个微信红包替我赎罪，老妈欣然收下，并用语音发来“谢谢”。老妈绝非见钱眼开之人，我猜想她之所以如此轻易原谅我的疏忽，是不想让我背负道德的十字架。

那几位忘记妈妈生日的孩子，请自我原谅吧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姐姐

□三川

姐姐，你看月光皎洁
午夜都在颤抖着书写，萤火虫
躲在阴影下。梨花白的微光
如潮汐的浪，一朵回应另一朵

姐姐，皎月如何纯洁？月亮
比想象的颜色更多，你要有耐心
一夜一夜地品读

伏在书桌上，还要什么借来的光
萤火虫将梦偷来，摇曳在桌旁

姐姐，久等的小狗。见你
如朝圣般虔诚

姐姐，音乐的吻痕起伏跌宕
太阳开始回潮。绿萝藤蔓
缠住堕落的信仰。

姐姐，去约会吧。光脚危险
把春草踩得窸窣作响
虚掩的门缝是渴望的信号
请给道袍披上霞光

（作者系重庆市城口县作协会员）

这岁月的谜团

□胡伯用

这岁月的谜团
江畔，芦苇瑟瑟打着寒颤
好像被岁月揉皱的诗笺

几位老者，缩着脖颈
用脚步丈量饭后的闲散
喃喃低语，如风中
枯叶盘旋，这寒冷
怎就来得这般突然

三峡之巅，风雪织着
梦幻，立冬的门槛
还未跨完，小雪大雪
还在远方潜伏，库区第一场雪
怎就这般莽撞地闯关

环湖绿道，壮汉牵着老汉踉踉跄跄
那木然的神情似霜打的叶片
壮汉是保姆，老汉曾是
杏林骨干，刚撑到退休的码头
怎就被痴呆的巨浪掀翻

风中，芦苇摇头晃脑
仿佛在思索这岁月的谜团

（作者系重庆市云阳县作协原副主席）

影子

□吴定伦

风雨和黑暗不曾压弯我的脊梁
风不止
雨未歇
每一座山都败在脚下

直到追到阳光
我迷蒙的双眼才被擦亮
看到自己的影子
终于明白
只有阳光可以将高傲的人按倒
也只有和大地在同一个平面
才能听到自己平静的心跳

（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）

